

建炎复辟记

宋·佚名

建炎二年十月十六日乙卯，隆祐太后舟御至杭州。武功大夫、鼎州团练使苗傅为扈从统制官，驻军于奉国寺。三年二月，虜骑寇维扬，乘輿渡江。十三日壬戌，车驾次杭州，命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、礼部侍郎张浚、制置使刘光世、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，留屯镇江府、江宁府，措置沿江守御事。俄召渊还，遣御营前统制张俊将兵守吴江。三月二日庚辰，以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。五日癸未，苗傅及御营副将军刘正彦反，揭榜于市，傅檄诸州曰：“统制官苗傅，谨信大义，播告天下民庶、官吏、军兵等。迩者，大金侵扰淮甸，皆缘奸臣误国，内寺弄权，致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，数万之金帛悉皆捐弃，社稷存亡，系于金人之手。今则大臣、内侍等不务修省，尚循故态，为恶罔悛，致使民庶皇皇未知死所。进退大臣，尽出阉寺；赏罚士卒，多自私门。金人去住罔测，朝廷安然坐视，又无分毫措置，即日两浙之民，遂有维扬之祸。嗟尔士庶，兴言及此，宁不伤感。今朝廷微弱，未能明正典刑，天其以予为民除害，凡有大臣罪恶显著，并内侍官并行诛戮，期尔士庶

---

，一德一心，共图中兴之业。主无疑以致后患，本为生灵，别无所希。尔等若获安存，傅等赴死未晚，昭尔此心，诚贯白日。宜相训告，以信万方。”于是以兵士守王渊之门，渊兵随之，渊见士卒皆戈胄，不悟，问曰：“何甲也？”语未终，飞兵断其首。乃分兵搜捕中官，皆杀之。傅、正彦勒兵向阙，泉渊首于阙下。是日，宣麻，除刘光世为检校太尉、殿前都指挥使，百官皆入禁中。宰相、执政在都堂，闻事急，复入请对。顷之，门外军声益喧，中军统制吴湛披甲持刃排门入，引傅所遣一使臣、一候人，入内传傅等语，奏上曰：“苗傅不负国家，止为天下除害。”谏议大夫郑壳、知杭州康允之与百官议，曰：“今日事急，若不请上御楼自抚慰之，无以止变。诸公愿入者，请从我。”众曰：“然”。遂从壳、允之叩内东门，请见。俄召二公入，少顷，上步自内殿，登阙门，盖杭州双门故也。宰相、执政、侍从、百官皆从焉。傅、正彦立门下，皆被坚执锐，控弦露刃，填溢街衢。见楼上黄盖，犹呼万岁，声喏。上凭栏，呼傅、正彦问曰：“何故如此？”傅厉声对曰：“陛

---

下信任中官，赏罚不公，军士有功不赏，内侍所主乃得。如黄潜善、汪伯彦误国至此，犹未远窜。王渊遇金人不战，首先过江，止因交结康履，却除枢密。臣自陛下即位以来，立功不少，今依旧作遥郡团练使，臣已将王渊斩讫，梟首在此。中官在外者，亦皆诛讫。更请康履、曾泽，斩之以谢三军。”上曰：“黄潜善、汪伯彦已降黜，康履、曾泽待重与降责，卿等可与军士归寨。”傅曰：“若不斩康履、曾泽，归寨未得。今日事尽是臣，不干三军之事。天下生灵无辜肝脑涂地，止缘中官擅权，依旧不肯遣出。”上曰：“待朝廷自行遣，即今便与流配沙门岛，知卿等忠义，即除傅承宣使、御营都统制，刘正彦观察使、御营副统制。一行军兵，并特除放，各令归寨解甲。”傅曰：“感圣恩，但须得康履等方可归寨。”上顾百官：“当如何？”朝散郎、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奏曰：“愿陛下送康履等出，中官之害，至此为极，若不一切除去，恐天下之乱未已。”上曰：“朕左右谁使？”希孟对曰：“择十五以下者，使供洒扫之役。十五以上，尽可除去。”军器监叶宗

---

谀奏曰：“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军之心。”上曰：“此事极晓，但须朝廷自行遣，岂可因叛将勒兵向阙，便付中官使杀之？”逾时，傅兵不退。上命吴湛召履，履逃匿不出，再命卫士搜索之，得于禁中清漏，众卫士擒至阙门。履望上呼曰：“臣死矣，何独杀臣。”遂以付傅。楼下腰斩之，齑其肉。上命傅等归寨，傅正彦请宰相、执政官外门议事。于是尚书右仆射朱胜非、门下侍郎颜岐、尚书左丞张浚、签书枢密路允迪皆出，见傅等。傅等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，朱胜非等入奏，上欣然许之，降诏恭请隆祐太后权同听政。百官皆出门外听诏，傅、正彦不拜，曰：“自有皇太子可立，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，有故事。”传之属官张逵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今日之事，当为百姓、社稷。”又曰：“天无二日。”众皆惊愕、失色，谏议大夫郑克叱逵曰：“是何悖逆之语！不可谓当此时无入死国难。”百官复入，见上奏曰：“傅等不拜。”上问：“何故？”众莫敢对，上又顾宰相，宰相曰：“乞询问适来听诏百官。”上又顾问百官，百官但言不妨。时希孟出奏曰：“以

---

臣所见，只有二说。一则率百官死社稷，一则从三军之言。”杭州通判章谊面折希孟，曰：“此何等语也？三军之言岂可从。”希孟又奏曰：“乞问左右监军。”上顾管军曰：“三军之言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不知。”上曰：“但言不妨。”对曰：“臣所说，只是卫士别无言语，臣不敢妄奏。”上指希孟，问执政曰：“此何人？”执政未及对，希孟自奏曰：“朝散郎时希孟。”上曰：“任何差遣？”对曰：“见任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。”上徐谓宰相、执政：“朕当退避，但须索禀于太后。”乃命吴湛谓傅等曰：“已令请太后御楼商议。”上令颜岐入奏，请太后御楼。是日，北风劲甚，楼无屏帟，上坐竹椅，无席褥。既请太后御楼，上即立楹侧，不复坐，百官因请上坐，上终不允，曰：“不当坐此矣。”顷之，太后乘笋舆以上，步从老监五人。上以傅等语奏于帘前，又命宰相、执政奏之。太后曰：“当自门外，与苗傅等商议。”遂肩舆下楼，出门见傅，百官从之。傅、正彦拜于轿前，军士皆声喏，傅等奏曰：“告太后，为天下生灵作主，今日百姓无辜肝脑涂地，全赖太后主张。”太后

---

---

曰：“自上皇任蔡京、王黼，变更祖宗法度，童贯等兴起边事，所以致今日养成金人之祸，岂关今上皇帝事？至德圣孝，别无失德，止为黄潜善、汪伯彦辈误他。今已窜逐了当，统制岂不晓知此事？”傅曰：“臣等已议定，岂可犹豫？”太后曰：“待依统制所请，太后且权与皇帝同听政事。”傅等又奏曰：“须是立太子，请太后同听政。”太后曰：“岂可如此？太后年老多病，如何负荷大事？若只与皇帝同听政，则可。若欲立幼主，则决不可。”正彦又奏曰：“今日大计已定，有死无二，乞太后早赐施行、许可。”太后曰：“今夷狄内侵，皇帝聪明仁圣，尚自难以抵当，若使幼主为君，夷狄闻之，岂不转加轻侮？皇子方三岁，太后以妇人之身，帘前抱三岁儿子，如何当得天下？备知统制等忠义，但此事决难从。”傅、正彦号哭而拜曰：“愿太后救取天下生灵，臣等止为宗庙社稷。”太后曰：“统制更宜思之，此事不可轻举。”傅、正彦怒呼其众曰：“太后不肯从所请，吾解衣就戮矣。”遂作解衣袒裼之状，太后复呼之曰：“不须如此，统制辈各是名家子孙，累世忠义，岂

---

不通晓今日之事，实难听从。为皇太子幼，国家多难时节，如何主张得社稷？”傅等奏曰：“自有太后垂帘听政。”太后曰：“终是不稳便，待更与皇帝商量。”傅等曰：“三军之士，自早至今未饭，事久不决，恐别生变。”又顾朱胜非曰：“相公如何无言？今日之事，正要大臣与决。”胜非曰：“皇帝既降诏请太后权同听政，此事须由太后，胜非等岂敢果决？”颜岐适自上前来，奏太后曰：“皇帝令臣奏知太后，已决意依苗傅等所请，乞太后宣谕。”太后犹不允，但累言只可权同听政，不可立皇子。傅等语言益逼，大臣奏请太后且入，更与皇帝商议。于是，太后复肩舆登门，与上议。太后终执前说不移，上言之再三，太后乃（许命）宰相约束四事，示傅等。一曰，尊事皇帝，如道君皇帝故事，供奉之礼物，务极丰厚。二曰，禅位之后，诸事亦听太后及嗣君处分。三日，降诏毕，将佐军士即时解甲归寨。四日，禁止军士，无肆劫掠，纵火杀人。如遵此约束，即降诏逊位。傅等皆曰：“喏。”遂下诏，曰：“朕即位以来，强狄侵袭，远至淮甸，其意专以朕躬为言。朕恐其兴兵不

---

已，枉害生灵，畏天顺人，退避大位。朕有元子，毓德东宫，可即皇帝位。恭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，庶得消弭天变，安辑人情，敌国闻之，息兵讲好。”宣诏毕，傅正彦挥军退，上太后降楼归内。上自辰至申，犹未进膳。初，议之未决，谏议大夫郑壳谓康允之曰：“恐军士乘势攘杀居人，公为守臣，安得坐视？胡不自出，抚慰百姓。”允之出，谓傅等语曰：“公等今日决大事，不可令军士因肆劫掠。”傅曰：“已戒之矣。”允之曰：“审如是，请借公之马，出抚定。”傅乃以一甲马、十甲士授允之，允之周行井衢，问劳抚慰，杭人赖以安。是日，傅所杀内侍百余人，军士因掠其妻孥、子女，攘夺金帛、宝珍不可胜数，害及比邻。于是，傅自武功大夫、鼎州团练使为庆远军承宣使、御营司都统制，正彦自起复渭州观察使、御营使司副统制。傅、正彦皆移军于祥符寺，以甲士守城门，禁命官及妇女出城者。得其手判状，乃听出。而守阙甲士，因物色邀阻，检校篋笥，攘取之。无须者，乃被执久之，方得卞释。人情益不安。六日甲申，诏曰：“朕以幼冲之质，承传序之休

---

---

。比者，大国侵袭，奄至淮甸，太上睿圣仁孝皇帝以权宜之计，驻蹕吴江，深虑敌人指其衅隙，兴兵不已，结祸弥深，滥使无辜肝脑涂地，上畏天戒，下惜生灵，发于至诚，匪由勤惰退避，大位传于眇躬。隆祐太后，德厚母仪，道侔坤载，练达国家之务，深得臣庶之情，恭请同听政事。众志既定，宝祚维新，宜沛洪恩以宥多辟。太上皇帝议上徽号曰睿圣仁孝皇帝，以杭州显宁寺为睿圣宫。可大赦天下，应赦画书到日。于戏！寅畏帝命，既膺内禅之文，独固邦图，方笃无疆之祐，尚赖文武、将相、中外士民，各暨乃心，同底于治。”又诏曰：“王渊身为统制，车驾驻蹕维扬，金人轻兵前来，并无措置，斥候不明，致仓卒南渡，士民肝脑涂地，宗庙倾危，及交结内侍康履等，并以正典刑，令尚书省出榜省谕。”九日丁亥，以苗傅属官张逵及统领赤心队归朝官马柔吉、王世修，并为直龙图阁，王钧甫为观文殿修撰。逵等皆傅、正彦谋主也。配内侍官蓝珪、高邈、张吉为、张旦、曾泽、陈永锡于岭外，珪贺州、邈象州、吉为陕州、泽明州、永锡宾州，俄追泽斩

---

---

之。十日戊子，诏曰：‘朕以眇末之资，膺付托之重，太上虑深保国，意在爱民，谓大邦之兴师，指前事以兴衅，与其连兵不已，致流毒于无辜，曷若去位弗居，庶释言于强敌。睿言既定，刚断莫回，遂以冲人，嗣守神器，惟东朝有托，实系保佑之慈，而万机至繁，必资参决之助。隆祐太后仁施四海，德盛三朝，恭请权同听政事。稽日月有临之义，式符大德之明，合天人并受之公，更保无疆之历，以建炎三年三月十日，改年号为明受。’元年十二日庚寅，上迁于睿圣宫，百官朝谒于宫庭。召吕颐浩赴行在，以礼部侍郎、御营使司参军事张浚为礼部尚书，命武军承宣使、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、御营前军统制张俊，以兵属浚，取便道之凤翔任。诏曰：“功多厚赏，既卫社（稷以）勤王家，辅周者强，宜登坛而建上将。朕钦承慈训，躬受宝图，投艰于身，凜若渊水之未济，注意于将。庶几柱石之扶危，爰辑群功，宣扬大号。具官苗傅，姿材英特，器宇雄深，洞将略之五权，心达玉璜之秘，习兵家之三阵，世推虎落之勋，比总制于天营。克训齐于貔虎，军

---

---

师整肃，号令静严，岂惟高护佑之功，固以茂绥怀之略，属边隅之未静，慨国步之多艰，奋不顾身，义形于色，愤嫉奸慝，大刑既正于国章，扶奖阡危，嘉绩遂书于庙社。顾酬庸之未称，岂诏爵之敢忘？推毂受命，任总十连之长；分茅煮社，荣开四履之封。并实户田，厚加辕赋。于戏！有严翼以共武服，子亦并赏于勋多，无宠利以居成功。尔则永膺于萑禄，往只明训，益戒壮猷。可特受武当军节度使，依前御营使司都统制，进封武功县开国子，食邑五百户，实封二百户。”又诏曰：“威武，文德之辅助，人主所以选任于英豪忠义，天下之节概君子，所以扶持于社稷，乃建利门之将，久钦武服之共，比建奇谋，克宜忠力。方序功而诏爵，宜发号以扬庭。具官刘正彦，气暴以刚，智周以敏，袭弓冶、箕裘之绪，岂止读其父书？保山河带砺之铭，固已载之盟府。蚤以武贤之世胄，永怀定边之壮图，折冲独运于奇兵，缓带惟称于儒将。属边隅之震扰，慨国步之阡危，首陈大义之公，亟断巨奸之戮，刑章昭著，邦祚妥安，惟才大而志益谦，顾功高而赏

---

---

弗称。麾旄导节，授北国之成师；輿地按图，祚东方之乐土。赞书作命，血食衍封，以彰徇国之勤，以迪懋官之劝。于戏！敏我公而锡祉，既嗣续于前人，守尔典以承休，宜对扬于朕命，益兼忠荃，用济艰难。可特授武成军节度使，依前御营副统制，进封彭城县开国子，食邑五百户，实封二百户。”又以捡校太保刘光世为太尉，依前奉国军节度使、殿前都指挥使，充淮南制置使。以定武军承宣使、权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、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为庆远军节度使，依前捧日文武四厢都指挥使、荆湖北路制置使。以承宣使郭仲苟为昭化军节度使，依前殿前都指挥使，京城留守。以杨维忠为检校少保，依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建武军节度使，节制江南东路军马。又以王孝迪为中书侍郎，卢益为中书右丞，皆充奉使大金国信使。武功大夫、忠州防御使辛道宗，武功大夫、文州团练使郑大年，为国信副使，奉礼物使虜。先以进士黄大年为承奉郎，借朝奉大夫，直秘阁，赐紫金鱼袋。进武校尉吴时敏为秉义郎，阁门祗候，借武义大夫，阁门宜赞舍人。为先期告请使。

---

---

十（四日壬辰），除谏议大夫郑壳为御史中丞。十六日甲午，太后诏曰：“吾以菲德，托于东朝，睿圣仁孝皇帝以保国爱民之故，责躬消变，禅位于元子。属以幼冲，未堪多难，请吾同听大政。吾以保佑圣躬，义不获已，盖顺权宜。今大臣乃以吾逮事泰宁陵，于属为尊，稽考旧章，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号，以称皇帝尊崇之意。盖名有徇而失实，礼有变而从宜，今外敌凭陵，生灵涂炭，兵革未变，国削滋甚。将遣信使，请和大国，庶几扶颠持危，保安宗社，全活元元。顾兹不德，方痛自贬抑，损之又损，尚惧无以合天心，愜民志。岂可用承平故事，以自尊大。三省、枢密院，其明喻吾意，勿复有请。”御史中丞郑壳有言：“臣访闻，近日朝廷差除、行遣，多出于统制官苗傅、刘正彦之意，二人更近出入都堂，殆无虚日，外议喧然，若上下共因兹道，国家兴衰未可知也。且康履、王渊互相交结，公行请托，众所共忿，苗傅等因人之心，仗义诛之，人不以为非者，以义胜不义，以公灭私也。今兹复行请托于庙堂之上，义者不为，私莫甚焉！黄潜善、汪伯彦之居政府

---

---

，以不能公心体国，好行私惠，以保身固宠，故请托得行，而纪纲废卒，至国弱君危，虽身窜荒远，天下犹有余忿。今可复蹈前辙乎？且渊与履之交结，汪与黄之自谋，皆以谓举天下之人不能动摇，永保富贵终其身，以及子孙。殊不知人怨神怒，祸变之起，易于反掌，身且不保，况子子孙孙乎？今上皇帝陛下，以幼冲处宫中，太后垂帘听政，不出房闼，天下之事，全赖将相大臣共由公道以扶持之。今任庙堂之寄者，不能绝请托之私；司将相之权者，不能避干预之嫌。命令之下，何以服人心而慰天下！是启奸雄之心而召盗贼之至也。今庙堂之上所以安行而不疑者，必以谓兵之强足以制奸雄而弭寇盗，是未之思尔，嬴秦之兵，非不最强也，陈胜一呼，秦不及支。王莽之兵，非不最强也，昆阳一败，莽卒授首。其足恃乎？所可恃者，祖宗之德泽沦浃人心者，垂二百年。天下得安其生，含哺鼓腹，长子孙者数世。今虽盗贼间作，非溃兵即叛卒，未有一民奋臂其间，以戴有朱之德，不可变故也。惟顺人心，共尊王室，方可长久。伏望严赐戒敕，训谕庙堂之

---

---

上，二三大臣共以公心，维持纪纲，绝请托之私。将帅之臣，共奋忠义，训练兵卒，以保社稷，无以私请干与朝政。庶几与国同休，共享天下安荣之福也。”苗傅、刘正彦到都堂，欲分隶所统兵入卫睿圣宫。尚书左丞张徵以为不可，固止之，傅、正彦遂退。资政殿学士、太中大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言：“崇宁以来，内侍童贯、谭稹，互掌兵柄二十余年，赏罚不时，节令失信。西则侵袭夏国，北则与契丹败盟，致将帅解体，士不用命，皆缘内臣基祸，流毒天下，遂令徒党为患至今。近闻将相大臣，被命剿戮内侍，诚以快天下之心，摅神人忿怒之气。然伏睹三月五日睿圣皇帝亲笔诏书，以谓即位以来，强狄侵袭，远至淮甸，其意专以朕躬为言，朕恐其兴兵不已，枉害生灵，畏天顺人，退避大位。以此仰见睿圣皇帝出于至诚，不吝尊位以纾敌国之祸也。恭惟太后陛下，仁圣恭俭之德，逾三十年，孚于四方。垂帘听政，拥祐皇帝陛下，四海之内，孰不归休？但有愚见，不敢爱死而不言。方今强虏乘战胜之威，群盗有蜂起之势，兴衰拨乱，事属艰难，岂容

---

---

睿圣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？伏望太后、皇帝陛下，不憚再三祈请睿圣皇帝亟复大位，亲总万机，从此以往，屏绝内侍、近习之人，褒赏今日立功将帅之士，然后驾幸江陵，以图恢复。如此则宗庙社稷有无疆之休，将帅大臣有无穷之福；不然，必恐天下祸乱，不可胜言。”十七日乙未，张浚不受尚书之命，浚亦不肯分兵与浚。御史中丞郑壳上言，乞留颐浩知江陵，言不当分张浚兵，遂止。又撰《杜鹃诗》四句，亲写，令进士谢向持往平江，见浚、世忠、俊等诸大将。令向说谕诸人为勤王之举，使张大声势，持重缓进，勿使惊扰城中。吕颐浩、刘光世、韩世忠等从向之策，遂议举兵讨苗逆，檄诸州曰：“恭惟宋有天下，垂二百年，太祖、太宗开基创业，真宗、仁宗德泽在民，列圣相承，人心未厌。昨因内侍童贯，首开边祸，遂致虜骑历载侵袭。逆臣苗傅，躬犬彘不食之资，取鲸鲵必戮之罪，乃因艰难之际，敢为废立之谋。刘正彥孺子狂生，同恶共济，自除节钺，专擅杀生。仰惟建炎皇帝，忧勤恭俭，志在爱民，闻乱登门，再三慰劳，而傅等陈兵列刃，凶焰

---